

中國淨土教理史

望月信亨作
印 海譯

第一章 總叙

淨土教是信仰諸佛及其淨土之存在，現在仗蒙佛陀慈悲攝護，死後期望往生淨土的大乘佛教之一派。諸大乘經論中雖說明十方世界有恒沙無量諸佛，彼等諸佛，各各安住於彼佛淨土，並於中教化衆生。然而有關於其他諸佛及其淨土，極少說到，不過唯有阿彌陀佛，阿閼佛，藥師等諸佛有個別經典之述說。就中關於阿彌陀佛經典佔絕對多數，詳述彼佛從因位開始發願修行，乃至其淨土西方極樂世界之結構莊嚴。此一事實可證明阿彌陀佛的淨土，自古以來就被選爲諸佛淨土的代表。

從印度以來，彌陀淨土特別盛行，龍樹之十住毘婆沙論，堅慧之究竟一乘寶性論，世親之無量壽經優婆塞舍等皆表明有願生淨土之意願。大悲經第二，大法鼓經卷上，文殊師利發願經、大方等無想經第六等傳說祁婆迦比丘，一切世間樂見離車童子，文殊師利，增長女王等，皆有願生彼佛淨土之願誓。迄至流傳中國，道俗歸向者幾千萬，於是淨土法門澎湃傳播於亞洲各國，成爲諸民族之實踐的信仰。故說淨土教，雖然通指諸佛淨土之教旨，但今依如上之事由，專述有關彌陀信仰弘通的史實。

有關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年代，始於四十二章經序以及牟子理惑論，出三藏記集第二、梁高僧傳第一等，皆述說在後漢明帝時代，明帝夜夢金人，遣蔡愔等去西域求法。彼等伴隨迦葉摩騰等還洛陽，於永平年中，摩騰譯出四十二章經，故歷代三寶紀第二等依於此說，認定明帝永平十年（西元六十七年）爲中國佛教

初傳之年代。然而四十二章被認爲是後代在中國僞撰的。又迦葉摩騰來華的傳說也沒有可信的根據，這些被認爲全係後人所捏造。又歷代三寶紀第一、唐法琳之破邪論卷下說：秦始皇時，有外國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，賚佛經來化始皇。始皇不信遂將防等囚禁，夜有丈六金剛，來此破獄而出，始皇驚怖，稽首謝罪！此事在釋道安及朱士衡等經錄中亦有記述，但道安之經錄等早已佚散，究竟其中如何記述，不得詳知。不過，在藤田豐八氏之「東西交涉史之研究」一書中說：關於史記第六，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條中有禁「不得祠」之語。「不得」是佛陀 Buddha 之音寫，即是禁止祭祀佛之意思。始皇信仰神仙之法，是求不老不死之人，所以厭嫌佛教之無常觀，故有禁止之論調。佛陀一語，古時有浮屠，浮圖，及復豆之音寫，現在想來以「不得」爲「佛陀」最古之音寫亦頗有其理，倘若依此推論，始皇之時如有禁止祭祀佛陀之說，則可看出道安錄等之記事，即是傳述此事。始皇三十三年（西元前二百一十四年），印度之阿育王，即位之第十八年，（即當西元前二百三十七年）派遣傳道師到健駄羅（Gandhara）及大夏（Bactria）等地。從而當時再由彼等地方，更進展到中國本土傳道，也不無可能，然而因即時遭到禁止，而不能翻譯佛典，故未能使之成爲中國佛教輸入的起源。

中國佛教之初傳，約在前漢哀帝時代，三國志魏書第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之註引用魚豢之魏畧記載，前漢哀帝元壽元年（西元前二年）有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。浮屠經究指何經雖未有說明，但就「魏畧」所提之浮屠經，舉出釋尊

之降誕及其父母等事看來大概與修行本起經的佛傳有關！總而言之，這是說明在西元前二年頃，大月氏王之使，已將佛經以口授傳受於中國學者，此即中國佛教最初傳來之說。隨後王莽之建國元年（西元九年）因與西域交通斷絕，一時佛經東來亦就中絕，一直到後漢才恢復兩國交通，佛教亦就相續次第傳來。後漢書第七十八西域傳說：楚王英始信其術（即佛教），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。又同書卷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二，光武十王列傳說：『英少時好游俠，交通賓客，晚節更喜黃老，學爲浮屠齋戒祭祀，八年（西元六五年），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纒贖，英遣部中令奉黃纒白紬三十匹，詣國相曰：託在蕃輔，過惡累積，歡喜大恩，奉送纒帛，以贖愆罪。國相以聞詔報曰：楚王誦黃老之微言，尙浮屠之仁祠，潔齋三月與神爲誓，何嫌何疑，當有悔吝其還贖，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。』

根據以上所載，楚王英於明帝永平八年之前，早已歸依佛教成爲優婆塞 *Uparaka*，知道從事齋戒祭祀。若然！佛教在永平之前，顯然已流行於社會，隨後明帝夜夢金人始知是佛，遠使西域求法，這並非全然違反史實的推察。

後漢靈帝光和二年（西元一七九年）支謙所譯出般若三昧經爲淨土教其傳來之嚆矢。接着吳支謙，西晉竺法護等翻傳大阿彌陀經，平等覺經，姚秦鳩摩羅什，劉宋寶雲，同暹良耶舍等譯出阿彌陀經，十住毘婆沙論，無量壽經，觀無量壽經等，這樣一來隨着淨土之經典相繼翻譯，道俗之間漸次產生信奉者。最初發願求生西方者如西晉之闕公則。其後追隨發願往生者相續不絕！此中更有名者是東晉慧遠大師，彼在南方廬山結白蓮社，與大眾共同精修念佛三昧，依般若三昧經爲主，以見佛往生爲要期，遂至成爲中國淨土教的主流。劉宋已後淨土之信仰漸次傳播各地，無量壽經等之講說風行，彌陀佛像也相繼造立。北魏宣武帝時，菩提流支譯出世親之無量壽經優婆提舍，接着曇鸞爲之注解，兼依十位毘婆沙論之難易二道，主張他力、本願，始闡明淨土立教之本義，以北方并州地方爲中心，很多人發願希求往生。至周隋時代盛行經文之研究，慧遠、靈裕、吉藏、法常等作有無量壽經及

觀經等疏。又智顛、道基、智儼、迦才等各著書論說佛身、淨土等，呈現蘭菊競美之觀。當時地論師以及其他學派，多有彌陀信仰之傾向，然攝論學派諸師以爲觀經等之凡夫往生是所謂「別時意」之說，順次往生是不可能，爲淨土之弘通上受到不少妨礙！至唐代道綽、善導等出世，繼承曇鸞之教旨，極力強調佛之本願力，又鼓吹末法思想，述說時教相應之重要，特別是善導以古今指定之氣概，撰作觀經疏，論破諸師之立義，穩固淨土教義獨立之基礎。日本法然信奉其說，倡導淨土宗已來，日本學者依彼之主張發揮無餘。當時在長安有智首、靖邁、惠淨、圓測、道穗、道闡、懷感等，各各作疏解釋阿彌陀經、觀經等。又新羅亦有慈藏、元曉、義湘、法位、玄一、憬興、義寂、太賢、遁倫等諸師皆各製經疏，淨土經文之研究達到最高潮，這是初唐時受到一般教學勃興的影響。

唐開元之初，慧日由印度回國，當時禪門諸師以爲淨土不過是引導愚人方便虛妄之說，慧日對此痛加反擊，提倡念佛往生的要義，自成一派。接着有承遠、法照、飛錫等繼承其說，以念佛三昧爲無上深妙之禪門，亦極口排斥禪徒之空腹高心，當時禪徒之間亦有此共鳴，如五祖門下之宣什倡導南山念佛禪，六祖門下之南陽慧忠亦提倡行解兼修，至法眼之嫡孫永明延壽更說明空有相成之理，並且極積鼓吹禪淨雙修之要門，自成一種禪風。迄至宋代之天衣義懷、慧林宗本、姑蘇守訥、長蘆宗頤、黃龍死心，眞歇清了等皆修淨土。又居士中之楊傑、王古、江公望、王闖、王日休等皆禪淨雙修，皆可以說是繼承其遺風者。

天台宗亦多有淨土之信奉者及義解者，其中以宋代之行靖、澄叅、義通、源清、文備、遵式、知禮、智圓、仁岳、從義、擇瑛、宗曉等，相繼作觀經疏，阿彌陀經疏，并撰諸書闡明淨土之教旨。就中以回明知禮之觀經疏妙宗鈔最爲有名，其主張約心觀佛之說，是一種台、淨融合論，受古來台家之所重視。接着有餘杭元照，挾南山律以敷揚淨土教，作觀經等疏，成一家之說，門人用欽、戒度等亦各作注書祖述其說，後至南宋時代由俊苻將之傳入日本。此等皆可稱爲宋代淨土教學之復興。又當時結社念佛

之法門流行南方。省常、遵式、知禮、本如、靈照、宗頤、道琛各皆率領道俗，結社精修念佛。此是遠興廬山白蓮社之遺風，近做善導、法照之芳躅。南宋之初，有慈照子元，倡白蓮宗，接着有廬山普度之紹述，著蓮宗寶鑑，觀其主旨頗攙迷信，且敗壞風俗，屢被禁止，後來發生煽動愚民作亂等事，長久危害地方治安，被稱為白蓮教匪。

元代已後，禪淨雙修之風更益流行，中峯明本、天如惟則、楚石梵琦、斷雲智徹等諸老皆歸心西方。又台宗之湛堂性澄、玉岡蒙潤、鄞江妙叶、雲屋善住等亦皆讚揚淨土。至明代楚山紹琦、空谷景隆、古音淨琴、一元宗本、雲棲株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、博山元來、湛然圓澄、鼓山元賢、為霖道需等相繼倡導禪淨合行。其中以株宏最爲有名，彼於隆慶年中，卜居杭州雲棲山，精修念佛三昧，又注解阿彌陀經，且著書鼓吹禪淨一致之宗旨，後來其感化至廣，風靡一般教界。天台家以無礙普智、延慶道衍、遠菴犬佑、幽溪傳燈、靈峯智旭、古歛成時等，各皆撰書，光顯淨教。就中以智旭倡說三學一源論，禪教律三宗鼎立，不可互相排擠，且主張三學之歸結處即是淨土法門。當時又有居士袁宏道、莊廣還等，各亦著述宣揚淨土。到了清代，淨土之信仰多係居士們鼓吹，康熙年間有周克復、俞行敏、周夢顏等，各出書勸說淨業。乾隆年間有彭紹升、彭希凍等編成往生傳，特別是彭紹升作書多種指讚西方，努力於淨土教之弘通。康熙末年有實賢思齊，繼株宏之遺風，於杭州結蓮社教化遠近，咸稱永明之再來，爲衆所欽仰！其時又有行策、續法、明宏、明德、濟能、佛安、寶成、際醒等，於康熙、乾隆之間，各皆精修淨業。後有瑞璋、胡珽等更續輯往生傳。接着有達默、悟開，居士有張師誠、眞益顯等，亦作書宣揚淨土。宋代以後，淨土教多行於南方江浙地方。至清朝以北京爲首都，信奉喇嘛教，此一代之淨土信仰，幾乎局限於南方一帶。又因明代已後，一般說來，佛教朝氣喪失，因而毫無獨創之見，如淨土之著書，最多亦不過抄錄古人之法語而已，近至民國，佛教亦稍復興，隨着局勢變動，又置於停頓之狀態矣！

——待續——

（上接第34頁） 既到鵝湖寺，復齋、象山經伯恭介紹與朱熹晤面，稍畧寒暄，復齋便將路上一首七律唱了幾句，朱子心裏暗自付度一下，對呂伯恭說「子壽（復齋）早已上了子靜（象山）船也」，意思是兄弟二人早已胸有成竹的來對付我了，接着象山道出途中和家兄詩來。四人至此，相會目的完全毀棄，說了一些閒話，不歡而散。兄弟二人的詩，象山的「易簡」，復齋的「有基」，個別指的朱子之「格物」的支離、無址的不可靠。

而朱子的「德義風流、別離三載、偶扶藜杖」三語，並非當時——在鵝寺之作，「風流」二字用之道德文章上，已極不規矩之稱，當面是出不得口的。「別離三年」，此一語在象山年譜有「淳熙二年乙未，先生三十七歲，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，會朱元晦諸公于信之鵝湖寺。復齋云云。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」。此語極可靠，這裏的「歸後三年」朱詩的「別離三載」極感念時光之短促，相會之難再。「偶扶藜杖」，鵝湖之會，時朱子四十七歲，四十七歲的人，一出口就賣老，並非其時、非其地、非其人——時陸子三十七歲。既經三年，朱子半百人矣！「偶扶藜杖出寒谷」于人情、心境、物理說得過去，照心理學來說：刺激愈大，感慨愈深。要是說平常三年不見面，鵝湖之會，緊要關頭，理智勝于感情，不會說些感慨的話，撐場面、爭勝負。事後伯恭批評「元晦英邁剛明，而工夫就實入細，殊未易量」。伯恭死，元晦祭之曰「有著龜之智，而處之若愚；有河漢之辯，而守之若訥；胸有雲夢之富，而不以爲多，辭有黼黻之華，而不易其出」。伯恭之尊朱，朱之崇伯恭，年事相近，生死交情，見于言行。伯恭批評「子靜亦堅實有力，但欠開闊」。伯恭死，子靜祭之曰「鵝湖之集，已後一歲，輒復妄發，宛爾故態。公雖未言，意已獨至」云。以文字的內容言，朱呂之情厚，陸呂之情薄，人心難知，見之事則明。那麼，就可以知道，鵝湖寺之會是流產已無疑議，而朱子的詩是三年以後寫的。

象山主台州（屬浙江）崇道觀，臨壇講學，無分貴賤老少，溢塞塗巷。光宗朝，除知荆門軍，卒于官。官內，子德化，民俗爲變。

（未完待續）